

藝

菊

志

藝菊志二卷

嘉定陸廷燦扶照氏輯

法

藝菊書

黃省曾

一貯土

凡藝菊擇肥地一方冬至之後以純糞灑之候凍而
乾取其土之浮鬆者置之場地之上再糞之收水之
後乃收之於室中春分之後出而晒之日數次翻之
去其虫蟻及其草梗草梗不去則蒸而腐焉是生紅
虫生土蠶生蚯蚓爲菊之害土淨矣乃善藏之以待

登盆之需登盆也俱用此土又以待加盆之需菊之登於盆也或遭三日以上之雨土實而根露則以土加而覆之一則蔽日之曝不乾其根一則收雨之澤不爛其根

二留種

冬初而菊殘也一衰卽并英華而去其上莖其幹留五六寸焉或附於盆或出於盆埋之圃之陽鬆土之內臘之月必濃糞澆之以數次菊之性而耐於寒故土糞多則煖而不冰可以壯菊本可以禦隆寒可以潤澤而不至於枯燥

三分秧

春分之後是宜分秧根多鬚而土中之莖黃白色者謂之老鬚少而純白者謂之嫩鬚老可分嫩不可分分之於新鋤之鬆地不宜太肥肥則籠菊頭而不長發天之陰可分有日分之則枯乾而難活種之其宿土也盡去否則恐有虫孑之害既秧于土矣以越席架而覆之母令經日經日則難醒每日晨灌之既灌之天之陰不可傷于水秧心發芽矣可去其覆席先用半糞之水復用肥水灌之葉上不可以沾糞沾之則葉枯用河之水則純河之水用井之水則純井之

水不可雜焉

四登盆

立夏之後菊苗盛矣可五六寸許是爲上盆之期將上盆也數日不可以澆灌使苗受勞而堅老則在盆可以耐日其起秧苗也掘根之土必廣而大少則露根而傷其本用臘前所壤之土壅之其灌也視陰晴而爲增損使土壯而入根服盆而生葉則用肥水灌之久雨加臘土以浥之其種也根深則不耐水淺不耐日隨土而稍深何也菊之根其生也向上故常覆土爲佳

五埋緝

菊之尺許矣是宜理緝欲長也則去其旁枝欲短也則去其正枝花之朶視其種之大小而存之大者四五朶焉次者七八朶焉又次十餘朶焉小者二十餘朶焉唯甘菊寒菊獨梗而有千花不可去也

六護養

菊稍長也竹而縛之母令風之得搖雨之久也宜出水盆內亦然菊傍之蟻多也則以蠶甲置于傍蟻必集焉移之遠所夏至之前後有虫焉黑色而硬殼其名曰菊虎晴暖而飛出不出于巳午未之三時宜候

而除之菊之爲菊虎所傷也傷之處仍手微摘之磨去其牙虫毒可以免秋後生虫如虎之多也必多栽易壯盛之菊於圃之周菊有香焉蟻上而糞之則生虫虫長而蟻又食之則菊籠頭而不長其虫之狀如白虱以櫻線作帚刷之扇以承之揮于遠所秋後有象幹之虫其色與幹無殊生于葉底上半月在葉根之上幹下半月在葉根之下幹宜認糞跡破幹取之以紙撚縛之常以水潤紙條花乃無恙或用鐵線磨爲邪鋒小刀上半月於蛀眼向上搜虫下半月於蛀眼向下搜虫有菊牛焉沿之則萎種臺葱則可以辟

麻雀愛取菊之葉爲巢取之則萎四之月雀乃爲巢時宜慎也

種菊法

陳繼儒

一養胎

冬初菊殘折去枝葉掘地作坑埋根其內糝以新泥澆糞數次菊本既壯春苗乃發

二傳種

凡遇奇種用朽木鑽眼插秧其上浮之水缸候其生根移栽陰地或插泥丸埋之土中依法澆灌數日卽活若得接本須於花後將枝按下橫埋肥土每近節

處自然生苗收其中幹花本不變

三扶植

倒鬆肥土加以濃糞堆土令高移花種之仍覆碎瓦以防泥濺蔣苗既活扶以小竹

四修葺

仲春取老根洗去宿土雨過分之土不宜肥肥則癰頭仍以箔覆勿經日色凌晨水澆謂之分秧分秧後俟高數寸摘去其頭令生岐枝繁者勿刪多存以備蟻傷長及一寸用籃蓋覆月覆九日有出籃者則掇其腦秋分方止夜去其籃出以承露花開平齊謂之

摘頭頭旣摘葉間生眼亦須掐去勿使奪力謂之掐
眼菊花貴少枝間一莖挑去細莖氣力旣併花開倍
大謂之剔莖

五培護

菊雖傲霜實則畏之俟莖未開移至宇下根縛紙條
就盞引水根潤花滿可玩月餘若有黃葉以韭汁澆
根則青藍如故

六幻弄

先於春初擇取老艾剪其枝葉故土培之接以諸菊
將本土封固接頭俟其枝茂然後去之秋深花開各

依本色或於九月收霜貯瓶埋之土中菊有含蕊調
色點之透變各色或取黃白二菊各披半邊用麻紫
合則開花半白半黃如欲催花先將龍眼殼罩菊蕊
上隔夜澆硫黃水次早去殼花卽大開

七土宜

須擇好地大糞酵三次收之室中春初出曬收去蟲
蟻蒸羅既淨以俟登盆之需遇雨根露覆以餘土不
使根爛

八澆灌

春用糞沙夏用毛水立秋後酌用糞水初次糞一水

三二次水倍之三次糞水相半花蕾既結始用純糞
九除害

夏至前後有黑色蟲名曰菊虎又名菊牛宜於早間
及巳午未三時尋去之如被嚙傷此葉偏垂急摘去
之庶免毒攻致生秋蟲又有傷根者曰蚯蚓以石灰
水灌河水解之癰頭者曰菊蟻以蟹甲置旁引出棄
之瘠枝者曰黑蚰以麻線筋頭輕捋去之賊葉者曰
象幹蟲以鐵線磨鋒尋穴刺之

十辨別

菊有粗葉細葉不同粗葉如七色鶴翎狀元紅狀元

福州紫灑金香倚欄嬌羅傘紫袍芙蓉綾絲鎖口
佛頭二喬金菊之類最愛肥濃除六月外間三四日
一澆愈肥愈盛細葉如飛金剪絨大小攢花剪綃銀
薇牡丹蘇桃繡毬嫦娥獅蠻撮頭等類只可在初種
時用淡糞水澆一二次若用濃肥反致腐敗至於月
下蠟瓣葡萄西施四種切不可見糞一澆卽葉大頭
籠消乏無益矣

〔文〕

序

昌雨轉菊序

駱賓王

白帝徂秋黃金勝友解塵成契
冒雨相邀問涼燠則
鴻鴈在天敘交游則芝蘭滿室
砌花舒菊還同載酒
之園
岼葉低松直枕維舟之浦
參差遠岫斷雲將野
鶴俱飛
滴瀝空庭竹響共雨聲相亂
抑折巾於書閣
行閱飄飈挹雅步于琴臺
坐聞流水字中蝌蚪競落
文河
筆下蛟龍爭投學海珠
簾映水風生曳露之濤
錦石封泥雨濕印龜之岸
泛蘭英于戶牖
座接鷄談
下木葉於中池
廚烹野鶩
隊白花於濕桂
落紫蒂於
疎藤
雖物序足悲而人風可愛
留姓名於金谷不謝
季倫
混心迹於玉山無慚叔夜

菊譜序

劉蒙

草木之有花浮冶而易壞凡天下輕脆難久之物皆以花比之宜非正人達士堅操篤行之所好也然余嘗觀屈原之爲文香草龍鳳以比忠正而菊與蘭桂荃蕙蘭芷江離同爲所取又松者天下歲寒堅正之本也而陶淵明乃以松名配菊連語而稱之夫屈原淵明實皆正人達士堅操篤行之流至於菊猶貴重之如此是菊雖以花爲名固與浮冶易壞之物不同年而語也且菊有異於物者凡花者以春盛而實者以秋成其根柢枝葉無物不然而菊獨以秋花悅

茂于風霜掃落之時此其得時者異也有花葉者花
未必可食而康風子乃以食菊仙又本草云以九月
取花久服輕身耐老此其花異也花可食者根葉未
必可食而陸龜蒙云春苗恣肥得以採擷供左右盃
案又本草云以正月取根此其根葉異也夫以一草
之微自本至末覺無非可食有功于人者加以色香
態纖妙閑雅可爲丘壑燕靜之娛然則古人取其香
以比德而配之以歲寒之操夫豈偶然而已哉洛陽
風俗大抵好花菊品之類比他州爲盛劉元孫伯紹
者隱居洛水之漣萃諸菊而植之朝夕嘯咏乎其側

蓋有意譜之而未暇也崇寧甲申九月余爲龍門之遊得至君居于舒嘯堂上顧玩而樂之於是相與訂論訪其居之未嘗有者因次第焉夫牡丹荔枝香筍茶竹硯墨之類有各數者前人皆譜錄今菊品之盛至于三十餘種可以類聚而記之故隨其名品類序于左以列諸譜之次

菊譜序

史正志

菊草屬也以黃爲正所以槩稱黃花漢俗九日飲菊酒以祓除不祥蓋九月律中無射而數九俗尚九日而用時之草也南陽酈縣有菊潭飲其水者皆壽神

仙傳有康生服其花而成仙菊有黃花北方川以準
節令人畧黃花開時節候不差江南地暖百卉造作
無時而菊獨不然考其理菊性介烈高潔不與百卉
同其盛衰必待霜降草木黃落而花始開嶺南冬至
始有微霜故也本草一名日精一名周盈一名傳延
年所宜貴者苗可以菜花可以藥囊可以枕釀可以
飲所以高人隱士籬落畦圃之間不可一日無此花
也陶淵明植于三徑采于東籬裛露掇英汎以忘憂
鍾會賦以五美謂圓華高懸準天極也純黃不雜后
土色也早植晚登君子德也冒霜吐穎象勁直也流

中輕體神仙食也其爲所重如此然品類有數十種而白菊一二年多有變黃者余在二水植大白菊百餘株次年盡變爲黃花今以色之黃白及雜色品類可見於吳門者二十有七種大小顏色殊異而不同自昔好事者爲牡丹芍藥海棠竹筍作譜記者多矣獨菊花未有爲之譜者殆亦菊花之闕文也歟余姑以所見爲之若夫耳目之未接品類之未備更俟博雅君子與我同志者續之今以所見具列於後

後序

史正志

菊之開也旣黃白深淺之不同而花有落者有不落

者蓋花瓣結密者不落盛開之後淺黃者轉白而白
色者漸轉紅枯于枝上花瓣扶疎者多落盛開之後
漸覺離披遇風雨撼之則飄散滿地矣王介甫殘菊
詩云黃昏風雨打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歐陽永叔
見之戲介甫曰秋花不比春花落爲報詩人子細看
介甫聞之笑曰歐陽九不學之故也豈不見楚詞云
夕飡秋菊之落英東坡歐公之門人也其詩亦有欲
伴騷人賦落英與夫却繞東籬嗅落英亦用楚詞語
耳王彥賓言古人之言有不必盡循者如楚詞言秋
菊落英之語與詩人多識草木之名蓋爲是也歐王

二公文章擅一時而左右佩劍彼此相笑豈非于草木之名猶有未盡識之而不知有落有不落者耶王彥賓之徒又從而爲之資旣蓋益遠矣若夫可餐者乃菊之初開芳馨之可愛耳若夫衰謝而後落英豈復有可餐之味楚詞之過乃在於此或云詩之訪落以落訓始也意落英之落蓋謂始開之花耳然則介甫之引證殆亦未之思歟或者之說不爲無據余學爲老圃而頗識草木因併書于菊譜之後

菊譜序

范成大

山林好事者或以菊比君子其說以謂歲華婉婉草

木變衰乃獨熒然香發傲睨風霜此幽人逸士之操
雖寂寥荒寒而味道之腴不改其樂者也神農書以
菊爲養性上藥能輕身延年南陽人飲其潭水皆壽
百歲使夫人者有爲於當年醫國庇民亦猶是而已
菊于君子之道誠有臭味哉月令以動植志氣候如
桃桐華並云始華至菊獨曰鞠有黃華豈以其正色
獨立不伍衆草變詞而言之歟故名勝之士未有不
愛菊者至陶淵明尤甚愛之而菊名益重又其花時
秋暑始退歲事旣登天氣高明人情舒閒騷人飲流
亦以菊爲時花移檻列斛輦致觴詠間謂之重九節

物此非深知菊者要亦不可謂不愛菊也愛者既多種者日廣吳下老圃伺春苗尺許時掇去其顛數日則岐出兩枝又掇之每掇益岐至秋則一幹所出數千百朵婆娑團圓如車蓋熏籠矣人力勤土又膏沃花亦爲之屢變頃見東陽人家菊園多至七十種淳熙丙午范村所植止得三十六種悉爲譜之明年將益訪求它品爲後譜云

後序

范成大

菊有黃白二種而以黃爲正人於牡丹獨曰花而不名好事者於菊亦但曰黃花皆所以珍異之故余譜

先黃而後白陶隱居謂菊有二種一種莖紫氣味香
甘葉嫩可食花微小者爲真其青莖細葉作蒿艾氣
味苦花大者苦蕒非真也今吳下惟甘菊一種可食
花細碎品不甚高餘味皆苦白花尤甚花亦大隱居
論藥旣不以此爲真後復云白菊治風眩陳藏器之
說亦然靈寶方及抱朴子丹法又悉用白菊蓋與前
說相抵牾今詳此唯甘菊一種可食亦入藥餌餘黃
白二花雖不可餌皆可入藥而治頭風則尚白者此
論堅定無疑併著于後

菊譜序

胡少瀾

嘗試述其七美一壽考二芳香三黃中四後彫五入藥六可釀七以爲枕明目而益腦功用甚博神農所以載之上經姬公所以列之爾雅屈大夫所以餐其英而著之離騷呂不韋所以觀其華而編之月令黃鵠下太液武帝形之歌九月九日漢風俗以爲酒自後胡廣袁隗諸人則取其水以爲飲食仙人王子喬與陶弘景輩至啖其根葉考其源流蓋自上古已知貴重今人但言陶淵明所好殆不得專其美也

後序

胡少淪

予胡子旣作菊譜客曰菊之品不一而足然則花之

似菊者吾子亦有取乎曰夫疑似之間毫釐之際君子明辨而不恕正以其似是而非有以害道若陽虎之貌似夫子項羽之瞳子如舜其可以形似而遽信之今菊之爲物挹之馨香餌之延齡標致高爽如此自餘小草僅可爲臣僕奴隸詎敢望其青影花雖相近乃菊之盜猶小人之效君子非不緣飾其外面而習中之不善詎能自檢余懼夫人他日之耳目或爲所惑故以其黨類列之編末

獨蒿花
滴滴金

旋復花
千里光

馬蘭
地丁

百菊集譜序

史鑄

萬卉蕃廡於大地惟菊傑立於風霜中敷華吐芬出

乎其類所以人皆貴之至於名公佳士作爲譜者凡數家可謂討論多矣鑄晚年亦愛此成癖且欲多識其品目未免周詢博採有如元豐中鄞江周公師厚所記洛陽之菊二十有六品崇寧中彭城劉公蒙所譜號地之菊三十有五品淳熙乙未侍郎史公正志所譜吳門之菊二十有八品淳熙丙午大參范公成大所譜石湖之菊三十有六品近而嘉定癸酉吳中沈公競乃摭取諸州之菊及上至于禁苑所有者總九十餘品以著于篇亦一譜也凡此一記四譜俱行於世鑄自端平至于淳祐凡七年間始得諸本且每

得一本快靚諦玩竊有疑焉如九華一品此正供淵
明所賞者也在昔先生所植甚多嘗以是形於九月
詩序今也幾歷千載其名猶聞於杭越間流芳不絕
然愚求於記譜中奈何皆闕之豈彼四方之廣土此
品未嘗有邪豈道里限隔此名或呼之異邪豈羣賢
作譜採訪有所未至邪胡爲品目之未備吁可怪也
於是就吾鄉徧游秋園搜拾所有悉市種而植之俟
其花盛開乃備述諸形色而紀之有疑而未辨則問
於好事而質之夫如是則古稱九華者於斯復見矣
且至於四十品是爲越譜至此一記五譜班班品列

名曰百菊集譜凡百三十六名今則特加種藝與夫
故事詩賦之類畢萃於此庶幾可以併廣所聞云

後序

有引

史鑄

淳祐丙午中夏愚始飭工爲此鋟梓越旬餘
又得同志陸景貽特携赤城胡融嘗於紹熙
辛亥歲撰圖形菊譜二卷以示所恨得見之
晚不及寘于其前今姑摭其要并序續爲第
五卷云

萬物以節操爲高與春俱華與秋偕瘁者盈山滿谷
騷人墨客歌詠乎古今務以句語文辭相誇尚是何

足以浼吾之筆端乎哉吾之所愛者獨菊爾時維季
秋霜風凜緊草木披葉或黃或瘠或槁或脫而菊也
方濯濯然獨立於霜露之中含睢吐穎精采奪目與
吾相對意日冷淡而耐久瀟灑而有遠韻正可比方
高人貞士立於世道之風波操履卓絕不爲威武勢
力之所摧屈者矣夫其天姿高潔獨受閒氣生不與
草木同流死不與草木偕逝可謂物中之英百卉之
桀然者也

菊史補遺序

史鑄

前編始成思乃標之爲百菊集譜因同里 判簿兆

偉伯見之乃哀以佳名曰菊史續又見古人江奎詩
有他年 若修花史之句 高疎家有竹史之作但
鑄才疎識淺所愧不足聯芳於前賢乃者物 府察
盧舜舉諱選錄示黃華傳近又蒙同志陸景昭假
及鞠先生傳今故併行校正列於補遺卷端戲表此
編濫有稱史之名耳

傳

鞠先生傳

馬揖

先生名鞠字華其先爲甘氏祖曰節華佐神農著本
草書成帝用嘉之乃命竹史差次其功封以沃土位

在上品之上既而歸隱于南陽潭之山谷世濟其美
人多壽考黃帝嗣興有土德之瑞色尚黃數用九帝
曰爾世有大功于民就錫汝以南陽之土賜姓黃氏
世世相承以九月九受封之日爲先生壽名曰嘉節
先生明德惟馨操履貞介耻與庶類競逐繁華雅志
清高務堅晚節雖青女橫陳而正色不變王公貴人
慕其風味爭相迎致然氣類不相合則雖強留納交
而先生終不屑意惟田園守拙之士巖谷隱逸之人
事之惟謹卽與傾蓋定盟盃酒不相舍先生雖潛德
不耀然呂令之正四時成周王后服飾之用先生與

有力焉所知已者楚有靈灼晉有淵明本朝有韓稚
圭皆與結好爲平生歡近時番禹崔公寧辭相印不
拜自號菊坡而甘心相與徜徉於其所其見貴重於
世如此若昔陶隱居陸天隨諸子升堂矣而未入於
室也每歲九日上自宮掖下至閭巷各稱豐儉爲先
生壽白衣送酒漢宮開釀大官賜饌或獻菜羹或薦
蓬餌或烹桑葚之茶皆爲先生之侶也且貴爲天子
如唐德宗亦作爲歌詩以慶之至于醉臥籬東反我
籬西此又各隨所寓而稱壽者也其本支百世子孫
千億散而之四方者不知其幾若夫族類大畧則有

范成大諸家之譜在茲不復錄

太史公曰先王肇分茅土皆倣其方之色菊白故國
南陽之後居湘灘彭澤者二千祀不易黃姓自餘散
處四方者考其氏而知其方若白氏紅氏則著于西
南或言朔庭有墨子然未嘗與中國盟會故名不顯
其在青社者有蒼藍二氏生亦不蕃要之南陽實在
中土而黃氏又居方之正得數之中其後宜莫與京
白受采土生金又當金天御宇之時宜白之盛亞于
黃彼朱者子信美矣而有富貴濃艷之態不類山林
有道者氣象君子尚論盍謹考哉

黃華傳

邢良弔

黃華字季香世家雍州隱于山澤閒生男曰周盈曰延年女曰節女皆爲神農氏之學歲久苗裔散處天下有黃氏白氏金錢氏金樓氏凡七十餘族而黃氏最顯華少時取青晚節取紫初爲內黃令嘗開卷讀易至黃中通理粲然笑曰美在其中暢于四支矣至榮滿而歸南遊楚屈大夫方與江離杜蘅及公子蘭作離騷之辭得華喜同臭味把玩不教楚人歌之曰有美屈平兮洵潔且清兮咀華之英兮挹我謂我馨兮呂不韋著春秋聞華名氏援筆特書然華靜介自

立不能媚俗好至魏文帝時嘗徵華入見神采英發
帝喜語鍾繇曰黃華函乾坤之淳和體芬芳之淑氣
宜侍宴金華殿人亦未甚愛也晉陶淵明曠達有高
尚之氣然且見華俯加采納曰吾不肯折腰對督郵
今爲吾子折腰與語有味華曰吾甘心從先生遊餘
子苦口何足置齒牙間哉淵明乃剪茅開徑延置家
園觴詠陶寫必訪華東籬下握手至熏夕淵明醉眠
遣客罷休華獨露坐不去瓶罄樽空相對悠然江州
刺史王弘聞淵明有佳客亟遣白衣致餽淵明貯酒
滿船命華相浮其中以爲樂淵明有友徂徠十八公

與華齊名若孫長身嘗從大夫之後下膏澤有隄藉
能製中山醇醪華譏其非聖人之清十八公曰我自
用我家法卿自用卿家法或問其所以同華曰陶先
生自拔于流俗十八公不凋于歲寒華雖當青女降
霜亦不變色是則同時人目爲三傑華旣經淵明稱
實名聲表表每遇良辰賓朋登高開宴華至天資中
正非梔貌蠟言黃衣熠熠意象閒雅清風徐來德馨
襲人至其晚節不與草木俱腐羣英掃地華獨固蒂
歸存曰予自上世以來曉輕身明目之術書名方冊
世以爲仙且其所居有潭水飲之能制頽齡於華可

知矣子孫枝分傲睨冰霜挺有風烈與黃橙陸吉同時以爲一年好處人到于今稱之

贊曰有煇黃華淵乎似道朱紫競時惟黃獨也正羣英牢落惟華獨也在又遇騷人達士着語品題名譽始益光大雖今古常見而風采常新楊子雲曰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絀臣惡乎聞非僊言也夫遇與不遇人物之顯晦繫焉予于黃華亦有感于斯云

黃華傳

楊維禎

先生姓黃字華其先日精者初生得箬之繇曰煇煇

煌煌綠衣黃裳德與坤協數用九彰九九相仍俾爾
壽昌佐用炎皇啟于兌之方世爲中黃夫中五數也
寄莊四時九九重陽數也兌秋方也雖旺四時而必
盛于秋與其方乎陶氏旺春劉氏旺夏陶劉氏謝而
中黃氏其昌乎後日精以養生術佐農皇氏農皇氏
壽登一百二十餘歲嘉其功封諸雍州之土爲壽鄉
公遂賜姓中黃氏日精後有治蘄者註姬公旦爾雅
旦上其名綴衣薦服于帝帝服之喜特賜御愛黃芩
蘄州世孫英其祚始落客三湘與屈原同夕餐英子
爲華西入秦遇陽翟大賈銜金爭文價咸陽市華文

有五色得備名揆次月令至今夏小正以華之善記
節爲名華後入漢以服餌法干上出入宮禁后妃侍
兒咸與之飲酒乞其祝辭曰長壽長壽宣帝時華以
外國肥甘進上嘗之喜曰金盞銀杵真神仙食也吾
不能效武帝食露盤矣華嘗以氣岸高自標置曰予
圍冠準天純色準地當贊天地開八荒壽域黃中通
理獨暢四支非予前聞人佐農皇志也時陽九厄矣
遂入平蓋山煉九華大藥時時與好事者出沽酒市
中見者咸呼爲九華先生彭澤令陶潛方棄官柴桑
聞先生名特延致之後徙宅東潛不敢名惟以九華

呼之潛當九月九日無酒與先生口講服餌法語之
曰南山朝來致有佳氣耳少時江州刺史王弘送酒
至潛以酒讓先生飲先生意曰吾得拍浮此足矣潛
平日交惟兩人先生與五鬣大夫也五鬣在先生上
先生戲與五鬣較長短曰汝雖長遭斧創我雖短升
中堂又以其能相殿最曰吾茹能使饑人辟糧汝能
乎曰能吾飲能使癯殘人康寧壽考汝能乎曰能曰
吾一出能使時王知正氣一灰迹能使諸蜩族吞其
譟而不聲汝能乎曰不能矣曰不能何以上吾也五
鬣亦曰吾一出能棟天子明堂不灰迹能染歷代

之文章子能乎曰不能也曰此吾所以上子也潛閔而笑曰九華旣失而五鬣亦未得也二三子黜德滅巧將太上從太上無名功故無窮二三子無懷氏之蠓虺長短小洪于是二人者相與持酒歡甚潛頽然醉醉則遣客而二人者侍門下至蒙霜露不去先生自譜其族凡一百六十三黜其冒族類者曰滴金馬蘭童萬錢覆等凡六種題曰九華壽譜藏于家云太史氏曰黃本出陸終後受封黃華之先啟土雍州實爲中黃氏泰有黃石公夏黃公得辟穀法又有中黃子以服食節度見抱朴子書豈皆其裔耶華先德

活萬民子孫常有興者訖與晉處士同逸奇乎時也
子姓至今有隱君子風世徒以黃白術却老延年者
訪之又烏睹華之大道哉

記

菊圃記

元結

春陵俗不種菊前時自遠致之植于前庭墻下及再
來也菊已無矣徘徊舊圃嗟嘆久之誰不知菊也芳
華可賞在藥品是良藥爲蔬菜是佳蔬縱須地趨走
猶宜徙植修養尚忍蹂踐至盡不愛惜乎嗚呼賢士
君子自植其身不可不慎擇所處一旦遭人不愛重

如此菊也悲傷奈何于是更爲之圃重畦植之其地
近譙息之堂吏人不此奔走近登望之亭旌麾不此
行列縱叅歌妓菊非可惡之草使有酒徒菊爲助興
之物爲之作記以託後人

海南菊記

蘇軾

菊黃中之色香味和正花葉根實皆長生藥也北方
隨秋早晚大畧至菊有黃花乃開嶺南至冬乃盛地
暖百卉造作無時而菊獨後開考其理菊性介烈不
與百卉並盛衰須霜降乃發而嶺南常以冬至微霜
故也其天姿高潔如此宜其通仙靈也吾在海南藝

菊九畹以十一月望與客泛菊作重九書此爲記

菊鄰記

王葵

凡天下之物莫不有鄰日與月爲鄰江與海爲鄰河
與淮濟爲鄰泰山與嵩華爲鄰麟鳳自相爲鄰而龍
與雲爲鄰其于人也亦必有鄰而鄰非止于比屋而
已也故孔子與七十子鄰蓋嘗曰德不孤必有鄰若
堯舜之爲君也與其臣皋夔稷契之徒爲鄰故曰臣
哉鄰哉然而有高世而無鄰者則天子所不臣諸侯
所不友若伯夷叔齊與凡隱逸者是已今夫草木之
華皆發于春菊有黃花視諸草木不華而自獨花此

所以爲花之隱逸而不與他草木鄰乃求夫人之隱
逸若陶公者鄰也吳人王本中氏攻詩以譬隱性好
蒔菊謂其善制頽齡特有資于醫也人有過其所居
者見四鄰皆菊曰王氏以菊爲鄰也或曰不然菊以
王氏爲鄰蓋王氏非膠然曰菊吾之鄰而菊自不能
不與王氏鄰也豎陽王先生原古爲題其所居曰菊
鄰是固以爲菊願與王氏鄰而王氏真菊之鄰也雖
然菊花之隱逸而王氏之隱逸則其性一也王氏欲
與菊爲鄰乎菊欲與王氏鄰乎必有能辨之者

菊趣軒記

方孝孺

人之嗜乎物者必有樂乎物樂焉而弗厭非深有得乎物之趣者不能也好權者之于位慕利者之于財竭思慮殫歲年孜孜求之而不止彼其爲趣亦有所樂矣而曠達之士以爲非孟嘉之于酒阮孚之于屐支遁之于馬舉世之所尚者不足以易其好其所得之趣亦可謂深矣而高潔之士未免以其所樂者爲累蓋人之心不可繫于一物苟有所繫而不能釋雖逸少之于書元凱之于左傳李賀賈島之于詩當其趣之自得以爲雖萬物莫能易及其流于玩物而喪其天趣則與好世俗之微物者無以異惟君子之知

道者則不然在我之天趣可以會乎物之趣已有以
自樂而不資物以爲樂召公之卷阿曾點之舞雩是
易嘗有聲色臭味之可以適乎情而快乎體哉縱目
之頃悠然有會乎心忘已以觀物忘物以觀道凡有
形乎兩間者皆吾樂也皆有趣也而吾心未嘗留滯
于一物也夫是之謂得乎天趣後之士知聖賢君子
之樂者蓋有矣吾嘗于陶淵明有取焉淵明好琴而
琴無絃曰但得琴中趣雖無音可也嗟乎琴之樂于
衆人者以其音耳淵明弃其絃而忘之此豈玩于物
而待于外者哉蓋必如是而後可以爲善用物會稽

張公思齊氣清而志美好學有長才少喜淵明之爲
人嘗別業于玉芝山中種菊釀秫名其居爲菊趣軒
及遇聖天子擢爲陝西布政司左叅政去林壑而處
公署之崇嚴觀園林之靚麗無復隱居之適矣猶揭
菊趣之名不變或者疑之予以爲琴而無絃猶不害
淵明琴中之趣公苟得菊之趣豈問身之隱顯與菊
之有無哉菊之爲物揚英發秀于風霜淒凜之際有
類乎盛德之士不爲時俗所變服之可以引年于澤
物濟世之功又有類焉公之趣誠有得乎此處富貴
而弗盈臨事變而不懾御繁劇而不亂推其所得者

于政使數千里之民樂生循禮躋乎仁壽之域則公之樂果有出于菊之外者矣夫樂止夫物之內者其樂淺樂超乎物之表者其樂深淵明之屬意于菊其意不在菊也寓菊以舒其情耳樂乎物而不玩物故其樂全得乎物之趣而不損已之天趣故其用周嘗試登公之軒誦淵明之遺言而縱談古人之所樂則夫淵明之趣果屬之公平屬之我乎尚幸有以語我哉

菊窻記

歸有光

去安亭二十里所曰錢門塘洪氏居之地平衍無丘

陵而顧浦之崖岸隆起遠望其居如在山塢中多竹木臨廣池隱然如仲長統樂志論云而君不取此顧以菊窻區其室蓋以統之論雖美使人人必待其如此而後能樂則其所不樂者猶多也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可謂無入而不自得今君有仲長統之樂而慕淵明之高致此予所以不能測其人也將載酒訪君菊窻之下而請問焉

菊隱軒記

顧清

物之清貞而可愛者有三松也竹也梅也所謂歲寒

三友者其次則惟水仙與菊焉菊之爲物稟金行之
秀氣孕土德之精英不春而妍不秋而槁凌風霜傲
桃李迨三友而爲羣自昔騷人逸士多嗜愛之比德
于斯焉歲丙申余徙家清水之濱有屋數楹背林面
流去市塵不百武而幽深朴野稱爲讀書之居于其
前得隙地焉皆荒穢不治明年春得佳菊數本乃剪
鬻翳去瓦礫手親蒔之未盛也又明年復得四本間
錯植之滋壅培焉及秋黃蕤紫艷掩映庭階幽香遠
芬薰襲衣履朝玩暮撫不知金仙女真之在左右也
于是作詩賞之題其屋之中楹曰菊隱而自爲之記

夫人之生終身大節出處而已出則居廟堂佐天子
施澤當世樹功名于無窮不遇于時則退處田野守
丘壠奉宗祧徜徉于詩書禮樂花竹泉石之間以修
吾身養吾性以無辱于所生二端之外其亦無他道
也予年少出處誠未卜然自知駑鈍矧方今才俊滿
天下豈乏予一人哉則其居是軒而效昔人之隱也
固宜若夫霜高露肅之晨月白風清之夜手執離騷
一卷鉤簾相對長吟永歌而回思妄念一毫不敢萌
于其中則比德之云雖未能企及古人而亦庶幾無
辱于此石矣

賦

菊花賦

鍾會

何秋菊之可奇兮獨華茂乎凝霜挺歲蕤于蒼春兮
表壯觀乎金商延蔓蒼鬱緣坂被岡縹幹綠葉青柯
紅苾芳實離離暉藻煌煌微風扇動照曜垂光於是
季秋初月九日數并置酒華堂高會娛情百卉彫悴
芳菊始榮紛葩曄曄或黃或青乃有毛嬙西施荆姬
秦靈妍姿妖艷一顧傾城擢纖纖之素手宣皓腕而
露形仰撫雲髻俯弄芳榮

菊賦

孫楚

彼芳菊之爲草兮稟自然之醇精當青春而潛翳兮
迄素秋而敷榮于是和樂公子雍容無爲翺翔華林
駿足交馳薄言采之手折纖枝飛金英以浮旨酒握
翠葉以振羽儀偉茲物之珍麗兮超庶類而神奇

菊賦

盧諶

何斯草之特偉涉節變而不傷超松栢之寒茂越芝
英之冬芳浸三泉而結根晞九陽而擢莖若乃翠葉
雲布黃蕊星羅熒明蒨粲菴藹猗那

秋菊賦

潘尼

聲達幽遠光燭隰原招仙致靈儀鳳舞鸞飛莖散葉

猗靡相尋垂采煥於芙蓉流芳越乎蘭林遊女望榮
而巧笑鵷雛遙集而弄音若乃真人采其實王母接
其葩或克虛而養氣或增妖而揚娥旣延期以永壽
久蠲疾而弭疴

菊賦

傅玄

布濩河洛縱橫齊秦掇以纖手承以輕巾操以玉英
納以朱唇服之者長壽食之者通神

菊賦

卞伯玉

佇寒丘以彌望觀中霜之軟菊肇三春而懷芬凌九
秋以愈馥不履苦而逾操不在同而表淑傷衆花之

飄落嘉茲卉之能靈振勁朔以揚淥會凝露而吐英

庭菊賦

有序

楊炯

庭菊美貞方也天子幸於東都皇儲監守於
武德之殿以門下內省爲左春坊今庶子裴
公所居卽黃門侍郎之廳事也其庭有菊焉
中令薛公昔拜瓊闥此焉遊處今兼左庶子
止于東廳薨宇連接洞門相向每罷朝之後
未嘗不遊于斯詠于斯覽叢菊于斯歎其君
子之德命學士爲之賦遂作賦云

日之貞矣於彼重陽菊之榮矣於彼華芳會天地之

貞氣吸日月之淳光雲布霧合其舒翼張鬱兮曼衍
郁兮芬芳珉枝金萼翠葉紅芒其在夕也言庭燎之
晰晰其向晨也謂明星之煌煌爾其萬里年華九州
春色花的燦兮如錦草連綿兮似織當此時也和其
光同其塵應春光而早植及夫秋星下照金氣上騰
風蕭蕭兮瑟瑟霜刺刺兮稜稜當此時也弱其志強
其骨獨歲寒而晚登雨還風去天長地久純黃象于
后土故采尋而菊衣輕體御于神仙故登山而菊酒
文賓采之而羽化康公服之而不朽東極于是長生
南極以之眉壽胡太尉之允誠光輔漢庭萬幾理三

階平及暮年華髮垂眉秋菊落英蠲邪滌廢于焉永
貞鍾太尉之家聲藝倫魏室道合監梅功成輔弼降
文星之命修彭祖之術保性和神此焉終吉君章請
老歲久懸車秋風生兮北閣夕白露濕兮前階虛佇
閒庭之曠望對涼菊之扶疎人生行樂孰知其餘淵
明解印退歸田野山鬱嶽兮萬重天蒼莽兮四下憑
南軒以長嘯出東籬而盈把歸去來兮何爲者若此
窈窕重闌亘青瑣兮接黃扉深沉大壯通肅成兮連
博望乃有邕鄉貴族薛縣名家共汾河之鼎氣同庶
子之春華朝遊夕處徘徊顧慕嘆搖落于三秋備貞

芳于十步伊纖莖之菲薄荷君子之恩遇不羨池水
之芙蓉願比瑤山之桂樹歲如何其歲已秋叢菊芳
兮庭之幽君子至止悵容與而淹留歲如何其歲將
逝叢菊芳兮庭之際君子至止聊從容以卒歲

藝菊志三卷

嘉定陸廷燦扶熊氏輯

文二

杞菊賦

陸龜蒙

惟杞惟菊包寒互綠或頽或茗烟披雨沐我衣敗綈
我飯脫粟羞慚齒牙苟且梁肉蔓延駢羅其生實多
爾杞未棘爾菊未蒨其如予何其如予何

後杞菊賦

蘇軾

天隨生自言常食杞菊及夏五月枝葉老硬
氣味苦澀猶食不已因作賦以自廣始余嘗

疑之以爲士不遇窮約可也至於饑餓嚼齧
草木則過矣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貧衣
食之奉殆不如昔及移守膠西意且一飽而
齋廚索然日者與通守劉君廷式循古城廢
圃求杞菊食之捫腹而笑然後知天隨之言
可信不謬作後杞菊賦以自嘲且解之云

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前賓客之造請後
掾屬之趨走朝衙達午夕坐過酉曾盃酒之不設攬
草木以誑口對案齧臠舉箸噎嘔昔陰將軍設麥飯
與蒸菜井丹推去而不歟怪先生之眷眷豈故山之

無有先生欣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爲
貧何者爲富何者爲美何者爲陋或棲巖而瓠肥或
梁肉而墨瘦何侯方丈庾郎三九較豐約于夢寐卒
同歸于一朽吾方以杞爲糧以菊爲糧春食苗夏食
葉秋食花實而冬食根庶幾乎西河南陽之壽

菊賦

張栻

喻子有園一晦畦菊百本日遊其間乃爲之賦其辭
曰西風兮東籬金英兮紫枝著嘉名兮旣遠豈衆卉
兮等夷標黃華兮月令寓落英兮楚辭生高岡兮燭
原闢吟鮑昭兮賦潘尼互松兮偕杞徑淵明兮宅天

隨秋日兮淒淒秋露兮離離萬木槁兮既下一鴈鳴
兮初飛送孟嘉兮落帽逆王弘兮白衣其操兮箕山
之潔其韻兮竹林之絕澗兮禦寇之御風慄兮馬曹
之泛雪臨清流兮子陵之居瀨會夕霏兮真長之望
月孤叢兮特秀幽香兮微透紫蝶兮黃蜂凜既寒兮
猶奏聘芙蓉以爲妃兮命秋蘭以爲友官槐飲迹以
宵逝兮巖桂容沮而色黝掛江梅以先發兮日子之
茂兮其庸可後邀黃葵以旅處兮日珠玉其在側予
豈不知予之陋一束既多兮魏帝之賜少者百年兮
甘谷之壽枝葉老硬兮飽余腹於五月葩華丰好兮

悅余目於重九歲植百本日繞百匝兮聊臨風而三
嗅

後杞菊賦

張栻

張子爲江陵之數月時方中春草木敷榮經行郡園
意有所欣非花柳之是問春杞菊之青青爰命采掇
付之庖人汲清泉以自烹屏五味而不親甘脆可口
蔚其芳馨蓋日爲之加飯而他物幾不足以前陳飯
已捫腹得意謳吟客有問者曰異哉先生之嗜此也
昔坡公之在膠西值黨禁之方興嘆齋廚之蕭條乃
攬乎草木之英今先生當無事之世據方伯之位校

吏奔走顧指如意廣廈延賓毬場享士清酒百壺鼎
臠俎載宰夫奏刀各獻其技顧無求而弗獲雖醉飽
其何忌而乃樂從夫野人之餐豈亦下取乎葑菲不
然得無近於矯激有同於脫粟布被者乎張子笑而
應之曰天壤之間孰爲正味厚或腊毒淡乃其至保
唇豹胎徒取詭異山鮮海錯紛糾莫計苟滋味之或
偏在六腑而成贅極口腹之所欲初何出乎一美惟
杞與菊中和所萃微勁不苦滑甘靡滯非若他蔬善
嘔走水旣瞭目而安神復沃煩而蕩穢驗南陽與西
河又頽齡之可制此其爲功曷可殫紀況于膏粱之

習貧賤則廢雋永之求不得則患茲隨寓之必有雖
約君而足恃始將與之終身又可貽夫同志子獨不
見吾訥湖之陰乎雪消壤肥其茸萎蕤與子婆娑薄
言掇之石鉤瓦椀啜汁咀齏高論唐虞咏歌書詩嗟
乎微斯物孰同先生之歸于是相屬而歌殆日宴以
忘機

杞菊賦

張耒

余到官之明年以事之東海道漣水漣水令
盛僑以蘇子瞻先生後杞菊賦示余余不達
世事自初得官卽不欲仕而親老矣家苦貧

冀升斗之粟以紓其朝夕之急然到官歲餘
困于往來奔走之費而家之窘迫益甚向日
悲愁嘆嗟自以無聊既讀後杞菊而後泫然
如先生者猶如是則余而後可以無嘆也

有蓬四垣張子居官童子晨謁有駒在門張子迎客
平生故人余致其勤僂客以餐擷露菊之清英剪霜
杞之芳根芬敷滿前無有聲臚客愜而作謂余曷然
張子始歎終笑以言陋雖爾棄分則余安于聞之乎
膠西先生爲世達者文章行義徧滿天下出守膠西
曾是不飽先生不愠賦以自笑先生哲人太守尊官

食若不厭况于余焉不稱是懼敢謀其他請卒余說
子無我嗟冥冥之中實有神物主司下人不聞毫髮
夫德不稱亨者殃勞不償費者罰子身甚微余事甚
賤聊逍遙于枯槁庶自逸于人患客謝而食如膏如
飴茲山林之所樂余與爾焉共之

秋香亭賦

范仲淹

提點屯田鉅陸公就使居之北擇高而亭背
孤巖面橫江植菊以爲好命曰秋香亭呼賓
酣酒以落之侯賦而侑焉

鄭公之後兮宜其百祿使于南國兮鏗金粹玉倚大

施于江干揭高亭于山麓江無烟而練迴山有嵐而
屏盡一朝賞心千里在日時也秋風起兮寥寥寒林
脫兮蕭蕭有翠皆歇無紅可凋獨有佳菊弗冶弗天
采采庭際可以卒歲畜金行之勁性賦土爰之甘味
氣驕松筠香減蘭蕙露溥溥以見滋霜肅肅而敢避
其芳其好胡然不早歲寒後知殊小人之草黃中通
理得君子之道飲者忘醉而餌者忘老公日時哉時
哉我賓我來緩之惺歌如春登臺歌曰賦高亭兮盤
栢美秋香而酡顏望飛鴻兮冥冥愛白雲之閒閒又
歌曰曾不知吾曹者將與夫謝安不可盡歡而事去

乎東山又不知將與夫劉伶不可復醒而蔑聞乎雷
霆豈無可而無不可兮一逍遙以皆寧

菊枕賦

田錫

粲粲佳人虹綬珠纓采采芳菊霜籬月庭晞彩日以
徵燥逗輕風而益馨書帕閑覆珍盤久停書閣閒開
讀錦囊之藥錄鎮香靜蕤披瑤檢之仙經味甘而豈
獨蠲疾品貴而仍堪續齡于是剪紅綃而用貯金蕊
代粲枕而爰寢銀屏誰羨陳宮帶黃金以加飾慵思
漢邸秘鴻寶以稱靈當乎夜炯玉蟬漏催銀箭拂芳
塵于象榻展餘霞之綺薦蘭燈背壁慘寒燭之九華

珠箔垂軒挂繁星之一片于是撫菊枕以安體憐菊
香之人而常夕寐而神寧迨晨興而思健或松膠醒
而心頓新醒或春病瘳而目無餘眩益知靈効雖琥
珀以奚珍自悅幽芳豈珊瑚之足羨昔也賸紫菊與
白菊和烟容與露芳咸見采于玉指惜徒況千金觴
巧思潛得重緘有方錦文緣飾以增麗彩線彌縫而
漏香價掩魏寔名踰蕙房月幌斜開恨西窗之欲曉
書帷半掩順東首以延祥魯國同賢誰念曲肱之樂
漆園吏傲空懷化蝶之鄉每至蘭堂夙興寶篋朝飲
輕藻繪于芙蓉勝琢彫之琬琰香在玄髮芳留雙脣

致元首之康哉美馨德兮難掩

菊花賦

陳藻

律中無射兮其聲商以高金颺道勁兮暖百草而蕊
膏清灝流地特形一毛配方蘇于舊荻脉已會平枝
柯津至有涯葉窮秋毫寃舒厥盛萼布噉嘈散散黃
英其情若何土階茅屋明良廢歌富貴不淫淫非吾
曹禹食菲兮溝洫勞湯德且慙孰恣于遨艱難王業
周琢而磨身弋綿兮道德麗心經理兮投厥弋曉露
團團兮曷瑤旒之孔多數君恍其胥會兮觀濟濟乎
上袍坤裳之德淵中彪外兮藹相輝而盪摩寂寥兮

瀟灑屋籬兮山阿匪陶兮愛汝乃汝兮則陶藥舍章
兮叢婆娑振振童子標格非凡志凌穹漢迹混蓬蒿
展葉敷華玉宇澄虛青青衿佩以翔以翺崇臺顯榭
低回若思或謙光而抑抑柴關華戶體胖心廣或渙
發而囂囂或烟帷月幌綠詩太瘦鼓舞吟哦幽姿逸
態眉崖峻阜寧肥遯兮與決科千非萬艷其藻固揆
天庭兮名園兮利牢貌爽而癯意肅而豪甘忍饑以
香廉疇撐腹而臭饔芳譽籍籍聘書徵入警哨嗟哉
有人若我異彼惡草誰賦離騷秦筆以刀嗟俗吏之
滔滔者哉爾其歷蘭省步華館生遂閣兮正秘書之

舛訛審直辭而貶褒序庠潔已以爲師揚德馨于俊
髦倘佯容與乎金闕玉堂之內判花視草芬馥兮酷
烈秀茂兮森羅霜臺凜凜胡斥非慍三軍出帥靡頽
弗塵作秋官于圖屏刑自嚴而不苛上公雖尊吐哺
迎客誰飫豚羔賤貴者時吾常未始改兮委委佗佗
如山如河太陽正照襟抱惟冷齷齪庸流微風生濤
肌膚可萎氣餒詎可奪兮縱十九載于匈奴漢節不
放而落旄重九良辰運來難逃舉世我趨榮傾敗荷
惜哉寸晷客易蹉跎明日人心棄我粕糟然其衰也
亦國老之皤皤諸年少其焉如太子安而不他是故

歷代議養執爵余飲先萬乘而酤陶毛嬙麗姬鬢髮
如雲選花挿髮吾不使遺讀書之眼翳膜生昏神入
其睚眦如秋波或乃三枝兩簇散漫疎成騷人墨客
適爾相過千枝萬朶間以他卉王孫公子來往如梭
繁盛滿園一望數畝良金幾簾敞此富有非天下之
至貴孰能與于此哉萬物備我不藏不韜得之者性
失之者魔愛玩不已三嗅而作吾執吾友揶揄哈呵
遂相與言不知者從乎僂婆采而獻諸蕃夷之摩訶
知之者從乎孟軻而訪于酒槽也亂曰饑有饌兮丹
霞拖渴有飲兮涼雨施魂雖悅兮亡血臊精物何產

於厚地兮全一清而予操予將辟穀兮矧鷄鷩專餌
波兮豈至和寒無用兮衣簑白日上升舟兮誰篙奚
待尋乎海山兮六鼇徐福去兮空回艘彼不火食兮
嚼仙杏與蟠桃或棗或栗兮或蒲萄餐木之寔不若
餐其華之效頃兮俄乘羽化兮辭舊窠朝玉帝兮履
鳧靴下視塵寰兮天張幕我不及嘆白頭兮悶搔

牡丹菊賦

郝經

初入新館客將宋日新致朱砂紅牡丹菊一
本祇三四花慘悴萎暗不以爲奇遂植之穿
廊西之隙地今歲忽茂達成叢高六七尺及

秋而放數百花所未見也適正甫書狀生朝
而其花尤盛故作賦以寓感其辭曰

西風悄兮南菊木葉下兮空庭忽異卉之呈芳乃示
子以不情郁霞腴之春姿敷玉瀼之秋英感絳綃于
青苞剪翠羅于綠蕤拆細桃與紫微訝鞞紅與鶴翎
高層層以奕奕重裊裊以盈盈結膩黃以爲心抹沉
粉而含馨凝夜氣以夸晝婉斜陽而顰睛仍牡丹之
花王弼將菊以爲名嗚呼噫嘻時哉匪時造化則奪
形色不移雖反常而似妖顧真宰豈予欺寓國色于
羈孤謝凡品之芬芳掞金氣于西陸吐霜葩于東籬

鄙傾城之鄭袖期佩蘭之湘纍獨超出乎群倫不繁
累于等夷特以秋而爲春乃奇花之出奇彼自爲一
時殆非後時也且持盃而浥露更嚼句以待月儘吳
江之飛霜甚窮海之饜雪與後凋之姚魏共終全于
晚節

白菊賦

并序

何景明

甲子九月十四日馮侍御宴集出白菊詠賞
屬予賦之蓋以奉賓主之歡洽耳豈有望于
榮觀哉辭曰

緊季秋之將望予恤夫序次之易代旣無暇于遊覽

亦索處而寡類接芳鄰之招引誠欽志于雅誥塵主
人之投轄肅羣俊而弭蓋迺陳秋卉以侑觴冀逸興
之可貸咸式燕以延賞異過時而尚夢喜遊玩以怡
情追佳節之莫待豈無得于物觀實有感于斯會猥
受簡以紆思庶形狀之具載爾其歲紫莖而上擢麋
奇菱以孤植葉萋萋其微謫萼栗栗以寒色巾纖縞
以自貞羞組綵之外飾承危朶而不傾挺柔枝而益
力香冉冉而不繁飽娟娟而稍抑態屢覲而愈妍意
凝想而彌極如嚴整而莫喪終溫郁而可卽華不露
而已章思欲語而復默神超有而入無豈彷彿之遠

得迺若閒館重深高幕虛涼簷蕭蕭以下月庭藹藹
而降霜燦燦灼以映夕紛委綴而明廊素娥兮聯裾
青女兮騎粧綵輦以雲鬋皎靚質而雪光驟連蜺
兮鸞鶴服陸離兮珮璫信雕容之可掇噫茲雲之不
量于是賓倚徙而又竚若耿耿其懷傷鉅滅影兮續
膏夜就深兮移牀馳雷嘆于永謝結華思于餘芳允
思美之所遇亦旣隱而復揚乃歲律之甫遷慨金氣
之何速鳥棲棲而歛羽戩戩以驚木慨窮莽于廣
隰班紛薄于脩陸衆已謝于場野獨宛轉于寒谷甘
苦心于螻蟻等末翰于樸櫟雖曠絕以自持胡偃蹇

而下伏夕淹雨而泣素朝披烟而委綠羞守操以堅
冰徒有容之若玉倘衣袖之是將亦絃琴而可錄吾
觀大懷達人之隱德抱烈女之幽衷詎纓情於豐華
奚移志於始終桃早秀而先萎槿晨敷而暮空苟清
白之爲尚曷芊菲之足崇嗟予之不淑兮撫年運而
興悲覩茲植之所由懼脩名之失時彼斯人之同志
吾何俗之不隨迺予以矯激羨草木之所爲偉夫
君之超越幸方圓之有持矧諸公之奮奇俱發蹤之
可師顧會合之不偶常寡歡而多離指孤芳而締好
剗遊燕以爲嬉誠後期之不忘或有徵於微辭

後白菊賦

并序

何景明

菊有白色者超越他品予嘗賦之矣丙寅之
秋京師桃李皆花予庭是種生意凄然久而
不敷至十月始盛開色益鮮厲子厚焉作賦
以繼前聲

大運荒乎何停陰陽奄以代謝究動植之所由嗟何
物之弗化時維孟冬金虎兮屏舍白帝兮徂駕氣厲
厲兮始嚴景習習兮將下值抱病以閒居循厓除而
巷而寡行服縞組以脩容佩玕璫以昭令寄岑寂以
怡心襲馨香以飾性無良朋以修好憾邪好之干正

又如下國之嬪臣離宮之斥嬪心怛怛以惛惛懷耿
耿而苦辛緇中宵以前席念昔日之下陳慨微欸之
莫宣若有怨而弗伸分孤蹇以終畢羌孰予今幸親
結素條而三嗅重延竹而欽心寂閤館以容與散塵
營以滌襟鑒微月之曖曖步列星之森森天窮窮以
條華疾風起而夕陰念沍寒之已逼慄獨悲夫衆林
苟操性之殊軌豈華色之遽沉內情恨以懷顧悅屏
營以宛舍意其孰語若鍾情而未定女幽房而專情
士窮蕩思庭葉委以陳翳堦薜穢而不治覽庶草之
先蒿撫茲根之獨遲彼桃李之非令亦競榮而呈姿

輝丹華以鬱鬱日綠林而萋萋胡衆人之好隊班紛
慕其芳菲朝絲吹兮填闌夕車馬兮成蹊咎玄樞之
糾化諒人事之尤遘矧天道之無遠或省予而弗知
窮乎植之雖晚實鄙志之所欣賤羣穠之潤濁耻雜
敷之糾紛俱並進以取妍表孤花以見珍寧他卉之
我先甘避迹而弗羣乃其蘊金氣以內凝標霜質而
外映蔓不踰垣繁不披徑葉塗塗其自沃枝矯矯而
獨勁咨嗟觀日月之滅毀恐霜雪之增加抱孤英以
自明悵情親之我遐慮寒香之終賈俾予身之蹉跎
負大塊以馮生豈惟是乎獨嘉物何盛而弗衰亦何

枯而弗華夫芝焚而相薪皆焚顏而頹葩伊桃李之
既零而黃豈乎泥洳委常運以流轉後胡戚而胡夸誠
予衷之不爽彼夸戚兮如何辭曰有美一人揚清芬
兮縞袖合沓回素雲兮被服文徽結縉紛兮令儀辭
簪歛玉手兮傾城獨立世不有兮時無寔脩誰則觀
兮谷逶迤兮雪霰來兮衆芳萎兮嗟伊人兮秉志不
廻兮

菊賦

徐渭

渭既賦牡丹滕子復申辭曰襲吾之庭牡丹春華菊
英秋發吾子抽精於彼而絕響於此母亦如吾所謂

避其涼而趨其熱者乎渭曰有是哉子之善戲而挾也乃筆不停綴詞不及展遂賦曰誰乎誰乎芒芴曷常春至麗日秋臨抗霜彼亦何熱此亦何涼惟付與之是聽非智計之可詳履子廣庭觀茲烈芳翳名相之別數亦芰莖之異萌染不出於五色維其變之莫量歷九秋而自如川數望而靡謝從顏色之中乾永附蒂而不舍於時白帝司辰冽冽辛辛木葉下而草萎霜露降而鴈征乃自國畦遷爾廣楹一則不足百尚有羸羣而不黨矜而不爭槩望若結伴而遙俗單玩則各立而獨行乘金令而始拆秉土氣之正精離

雜采之並敷惟彼黃之盛榮諒盈庭而冒錦亦剖符
而鎔金耀愈澤而不妖烈無吹而自罄方辭謝乎徑
塗處規壇而託身非瓦礫以爲嘉存太朴之希聲彼
主人兮誰子懷高廓兮心貞秉圭璋之潔白樹文學
之干旌則有幽人處士墨卿逸史候節序之高朗知
寒燠之迅駛彈蓋於門肅隊而至或移觴而就筵賦
篇章而未已爾則不以物驚不以物喜挺危朶而愈
勁舒正色而不媚匪鉛華以事人多君子之枉尺豈
無人而不芳亦何庸以采佩當夫青陽發生桃李盛
花名園如霽上國如霞嚶好鳥其載鳴將何物之不

胡爾類之自矜乃假伏其萌芽迨寒氣之始萌日
驚乎南陸雲慘淡而無光野何萌而不繙爾乃自
耀其孤標取賤同而貴獨謂所性之若斯兮或未必
其盡然夜不可以爲風兮晨不可以爲昏苟榮悴之
有時奚爾類之能專將推之而不後抑挽之而不前
彼蒼厚爾以遲莫又何辭于末年紛後先亦何心兮
避桃李之盛時抗素秋而挺茂兮終焉保其不喪至
乃微霜襲宇驚飈振帷萼紺紫而不起葉比次而下
垂閭闔宇兮無人悅星月之懸輝則有似乎貞女永
絕乎夫君放臣懷國而酸悲尹子履霜于中野蘇武

噉雪于冰隴在顛沛而愈厲至九死其靡遺外容色
之凋傷實中心之永矢嗟主人之懷抱美材質之脩
姁逾盛年而云邁稍凌夷乎末路苟蒼蒼之爾私兮
又何病於歲暮日中昃而彌烈兮金粹精于融鑄直
守貞而罔渝于茲其何負余假託以抒誠兮信母
必而毋固

園菊賦

徐氏

晨步小園一望疎林白雲縹緲黃葉紛紜風蕭蕭而
異響寒凜凜而侵人驚天道已殘秋覺霜氣之稜稜
鴈嘹唳而南還蛩啾唧而哀吟值時景之荒涼菊芳

華於後庭何其晚也是造物之無知乎善爾碧被點
翠嫩萼噴金無桃李之妖艷抱松栢之堅心雖素雅
之非凡奈何生平不辰寄寸根于塵世胡爲乎不遇
乎陽春及其華也不獲寵而鮮妍兮懷淒楚于秋霜
陰雲慘淡以蔽天兮日色薄而無光日色旣薄而苦
短兮惜乎金英之徒芳遭風欺而雨妒兮獨熒熒而
不變其常吁嗟佳哉細觀其高世出塵之姿幽默俳
徊之態嫵隨俗以富貴愛清冷而盤桓似有爲而不
見用於時者也似抱道而隱逸者也順天而安分者
也豈習俗之能知耶重日聊植疎籬清且幽今天運

閉塞隱而潛兮隱而潛兮霜淒雨霏兮百草罷綠爾
猶存兮困苦自持時窮見操兮行比幽人素位履貞
兮

贊

圖贊

郭璞

菊名日精布華玄月仙客薄采何憂華髮

銘

蘭菊銘

王淑之

蘭旣春敷菊又秋榮芳熏百草色艷羣英孰是芳質
在幽愈馨

菊花銘

嵇含

煌煌丹菊暮秋彌榮璇玑圓秀翠葉紫莖詭詭神仙
徒食落英

菊銘

成公綏

數在二九時惟斯生

頌

菊頌

成公綏

先民有作詠茲秋菊綠葉黃華菲菲或或芳踰蘭蕙
茂過松栢其莖可玩其葩可服味之不已松喬等福

菊頌

左氏

英英麗草稟氣靈和春茂翠葉秋曜金華布蔭高原
蔓衍陵阿楊芳吐馥載芬載葩爰採爰拾投之醇酒
御於王公以介眉壽服之延年佩之黃耆文園賓客
乃用不朽

菊花頌

陳高

爰有佳卉所性貞兮乾剛坤柔中稟精兮綠葉蓁蓁
叢而不蔓兮厥花伊何金英粲兮燿其婉婉懷正色
兮幽淡清絕香可服兮姍於晚節守志俟命兮蹇茲
孤高不可逌遙兮吁嗟人兮莫爾知兮說間棄正夫
何疑矣邈世無悶聖所趨兮彼美君子其德可與比

兮

題

題建陽馬君菊譜

劉克莊

菊之名著于周官詠于詩騷植物中可方蘭桂人中
惟靈均淵明似之後漢胡廣貴壽偶然耳乃託菊水
以自神冀土之評萬古不磨嗚呼非廣之辱菊之辱
也至忠獻韓公始有晚香之句膾炙人口近日番禺
崔公辭相印不拜自號菊坡俱爲本朝佳話嗚呼非
二公之榮菊之榮也建陽馬君譜菊得百種各爲之
咏其嗜好清絕可喜亦幸君未爲人留所縻林下趣

專獲與菊相周旋如此未知君他日官達將爲伯始
乎抑爲韓爲崔乎將以榮是菊乎抑以辱是菊乎君
其謹之勿使菊有遺憾

題十月賞菊卷

李東陽

東籬掃徑慨花事之將闌西社傳書念瓜期之未晚
百年易過九日重遭惟菊爲隱逸之稱而冬乃閉藏
之令挺孤芳於獨茂脫衆屣於羣紛視蒲柳之望誰
先比松柏之凋尤後神農嘗藥著靈品於方書屈子
餐英播遺芬于詞苑物非遠取類實羣分闢地成田
八世守柴桑之業揮毫作賦一鄉傳甫里之風君惟

有之是以似之我則知者不如樂者敢將幽意用託
微聲懷彼隰之皇皇詠初筵之秩秩貯之以數仞之
華屋得其所哉佩之以五色之錦囊永爲好也念菲
葑之無下愧糠粃之在前未揭齋楣先題簡首

題呂天遺菊譜

錢謙益

屈子云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蓋其
遭時鞠窮衆芳蕪穢不欲與雜鶩爭食餽糟啜醢故
以飲蘭餐菊自況其懷沙抱石之志決矣悠悠千載
惟陶翁知之其詩曰秋菊有佳色裛露吸其英飲酒
荆軻諸篇撫已悼世往往相發曹子桓送菊鍾繇謂

感時遲暮謹送一束以助彭老之術此非知屈子者也
樵李呂翁天遺性好時菊自謂有菊癖述樹藝栽植
之法爲菊譜一卷間翁爲故相文懿公之後避世
墻東製荷衣戴簪冠其斯世遺民悠然在南山東籬
之間者歟抑亦飲蘭餐菊有靈均之志歟嗟乎人世
榮華勢燄如風花烟草昔者東陵侯今爲種花人故
相之子于今爲庶能以種花自老賢于金張七葉多
矣他日訪呂翁之菊譜安知不以爲青門之阡陌乎

跋

百菊集譜跋

史鑄

愚自丙申迄於甲辰得菊之一品一日必稽于衆
其言同者然後筆而記之今譜內有六品尚闕其說
緣愚曩嘗一見今畦丁罕種未獲再覈以取其的故
也凡九年間於吾鄉得正品與濫號假名者總四十
五種以次諸譜之後予昨當花時每歲須苦吟體題
詩與集句詩一二十篇以揄揚衆品之清致積稔彌
久幾至二百篇今選百篇濫贅卷尾至此興盡而絕
筆矣爾後雖間有黃薔薇金萬鈴之類始出然愚年
將耄景則纈眼勦於辨昧未容苟簡增入也如有與
我同志者幸爲續譜云

晚香堂題詠跋

史鑄

淳祐壬寅之夏嘗序菊譜刊梓以便夫觀覽越數年忽得晚香堂百詠開卷伏讀則知馬君先輩酷愛此花無日而不以爲樂亦嘗作譜於淳祐壬寅之秋愚味其詩立意清新造語騷雅體題明白世所未有也第愧毫拙非才不足追攀英躅又不識隱君燕逸何方與吾鄉限隔江山幾許里而獲聞賢士君子志同道合如此登堂拜面其願莫遂寶勞我心今姑撫二十篇附于右將以益衍其傳云

諸菊品目跋

史鑄

右一百三十一名間於其下又有附注者三十二是
總計一百六十三名也然世謂此花有七十二品若
以此數求其一州之所有則不足若求於四方則遠
出此數之外蓋菊之爲態栽植年深苟得其宜則其
間形色或有變易者故種類滋多命名非一殆不可
以數計也况遐方異俗所呼不同或一品至於有三
四名者以是考之則知此品目猶未免有重複也覽
者當知之

辨

甘菊辨

歐陽修

本草所載菊花者世所謂甘菊俗又謂之家菊其苗
澤美味甘香可食今市人所賣菊苗其味苦烈迺是
野菊其實蒿艾之類強名爲菊耳家菊性涼野菊性
熱食者宜辨之余近來得佳菊植於西齋之前遂作
詩云明年食菊知誰在自向欄邊種數叢余有思去
之心久矣不覺發於斯

菊落辨

菊落偶筆

宋肇

世傳王介甫咏菊有黃昏風雨過園林吹得黃花滿
地金之句蘇子瞻續之曰秋花不比春花落憑仗詩
人仔細吟因得罪介甫謫子瞻黃州菊惟黃州落瓣

子瞻見之始大媿服按黃州志及諸書絕不載此事
余寓黃數載種菊最多亦不見黃花落地後惟盆中
紫菊纔落數瓣耳心竊疑之因考史正志菊譜後序
云花有落有不落者又云王介甫作殘菊詩歐陽永
叔見之戲曰秋花不比春花落爲報詩人仔細看介
甫聞之笑曰歐陽九不學之過也豈不見楚詞云夕
餐秋菊之落英余謂歐王二公文章擅一世而左右
佩劍彼此相笑豈非於草木之名猶有未盡識而不
知有落不落者耶按此乃歐王二公之事與子瞻無
涉更無黃州菊落之事何世人篤信不疑紛紛引爲

口實耶

似菊非菊辨

王復禮

花有名菊而實非菊者如藤菊豆綠色其大如菊梗
黑而細蔓沿滿架花開最多又名鍊線蓮以其梗似
也然形如菊而稱蓮非矣蒿菊卽春時蒿菜花也色
黃有心大亦如菊藍菊草本有藕合石青諸色長尺
餘花極爛漫卽杜若也萬壽菊金黃色千瓣大亦如
菊沿藤菊花中無此色以藉以點綴波斯菊重瓣西
番菊單瓣皆老黃色蔓生者也六月菊又名滴滴金
瓣最紋心極密枝高三四尺惜花小耳又有花似菊

而不名爲菊者如秋牡丹色紫草本黃心花亦如菊
葉大倍之馬蘭藕合色形如小菊野生開花甚多千
里光色黃花更小矣旋覆花四月開色黃花小而繁
草花之酷似者又有名爲菊而絕不似菊者如僧鞋
菊又名鸚哥菊色青比之僧鞋鸚哥其形絕肖但其
花何嘗似菊哉見菊其葉香婦人暑月夾于髮中去
穢氣而已何嘗有花至若石菊譜中詩中皆云花比
菊較大又名石竹卽瞿麥也此大誤矣花中無石菊
但有石竹色紫千瓣瞿麥色藕合單瓣入藥與洛陽
花千瓣單瓣各種色者剪秋絨大紅及桃紅單瓣者

此數種一類花皆剪絨並非菊也安得載入史鑑譜
云徧問園官總不知宜乎退于各條之末

雜著

文言

陸贄

菊稟陰陽之和氣受天地之淳精又曰不失其時比
君子之守節無競於物同志人之不爭又曰行道者
象之足以建德立身者取之足以作程又曰春之交
夏之候靡木不榮靡草不茂我亦抽英而擢秀商之
氣冬之時無木不落無草不萎我亦發花而呈姿又
曰淳和自守芳潔自持

說疑

劉蒙

千葉花疑今譜中或有非菊者然余嘗讀陶隱居之說以謂莖紫色青作蒿艾氣爲苦蕒今余所記菊中雖有莖青者而氣香味甘彼枝葉纖少或有味苦者而紫色細莖亦無蒿艾氣今人間相傳爲菊亦已久矣故未能輕取舊說而棄之也凡植物之見取于人者栽培灌溉不失其宜則枝葉華實無不猥大至其氣之所聚乃有連理合穎雙葉並蒂之瑞而況于花有變而爲千葉者乎曰華子曰花大者爲甘菊花小而苦者爲野菊若種園蔬肥沃之處復同一體是小

可變爲甘也如是則單葉變爲千葉亦有之矣牡丹芍藥皆爲藥中所用隱居等但記花之紅白亦不云有千葉者今二花生于山野類皆單葉小花至于園圃肥沃之地栽鉏糞養皆爲千葉大花變態百出奚獨至於菊而疑之注本草者謂菊一名日精按說文從鞠而爾雅菊治瘠月令云鞠有黃華疑皆傳寫之誤歟若夫馬蘭爲紫菊烏喙苗爲鴛鴦菊旋覆花爲艾菊與其他妄濫而竊菊名者皆所不取云

定品

劉蒙

或問菊奚先曰先色與香而後態然則色奚先曰黃

者中之色土旺季月而菊以九月花金土之應相生而相得者也其次莫若白西方金氣之應菊以秋開則于氣爲鍾焉陳藏器云白菊生平澤花紫者白之變紅者紫之變也此紫所以爲白之次而紅所以爲紫之次云有色矣而又有香有香矣而復有態是其爲花之尤者也或又曰花以豔媚爲悅而子以態爲後何歟曰吾嘗聞于古人矣妍卉繁花爲小人而松竹蘭菊爲君子安有君子而以態爲悅乎至于具香與色而又有態是猶君子而有威儀也菊有名龍腦者具香與色而態不足者也菊有名都勝者具色與

態而香不足者也菊之黃者未必皆勝而置于前者
正其色也菊之白者未必皆劣而列于中者次其色
也新羅香毬玉鈴之類則以瓊異而升焉至于順聖
楊妃之類轉紅受色不正故雖有芬香態度不得與
諸花爭也然余獨以龍腦爲諸花之冠是故君子貴
其質焉後之視此譜者觸類而求之則意可見矣